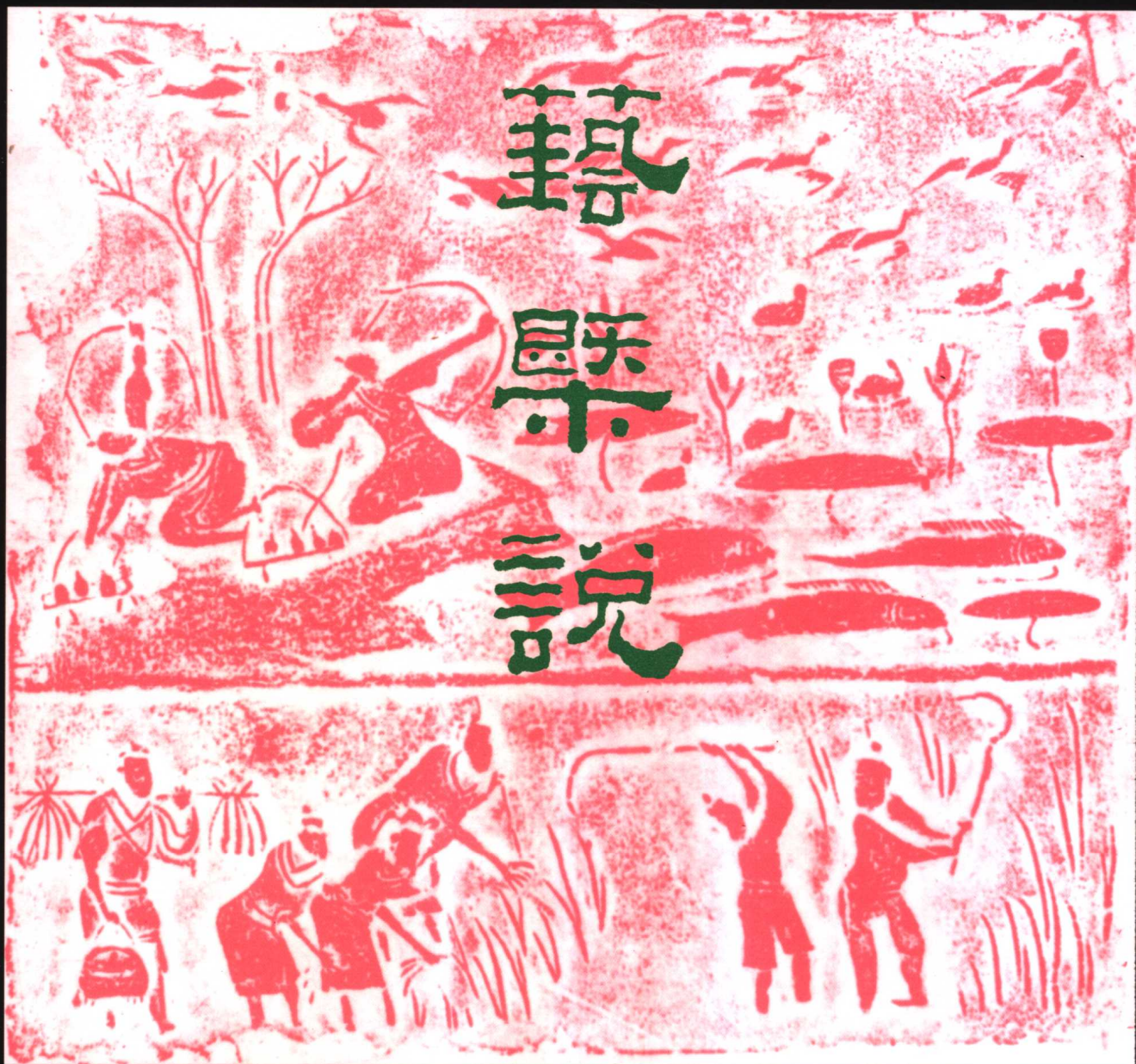


周佩珠 著

傳 拓 技

藝 界 說



周佩珠 著

傳拓技藝概說

徐祖璠題



人民美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传拓技艺概说 / 周佩珠著. —北京: 人民美术出版社,
2003.12

ISBN 7-102-01232-2

I. 传... II. 周... III. 传拓技 IV. G2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124204 号

传拓技艺概说

周佩珠 著

出版发行 人民美术出版社
(北京市北总布胡同 32 号)

责任编辑: 谷 裕

装帧设计: 徐 纓

责任印制: 丁宝秀

制 版 甘 肃 新 华 印 刷 厂

印 刷 人 民 美 术 印 刷 厂

版次: 2004 年 4 月第 1 版第一次印刷

开本: 850 毫米 × 1168 毫米 1/16

印张: 9.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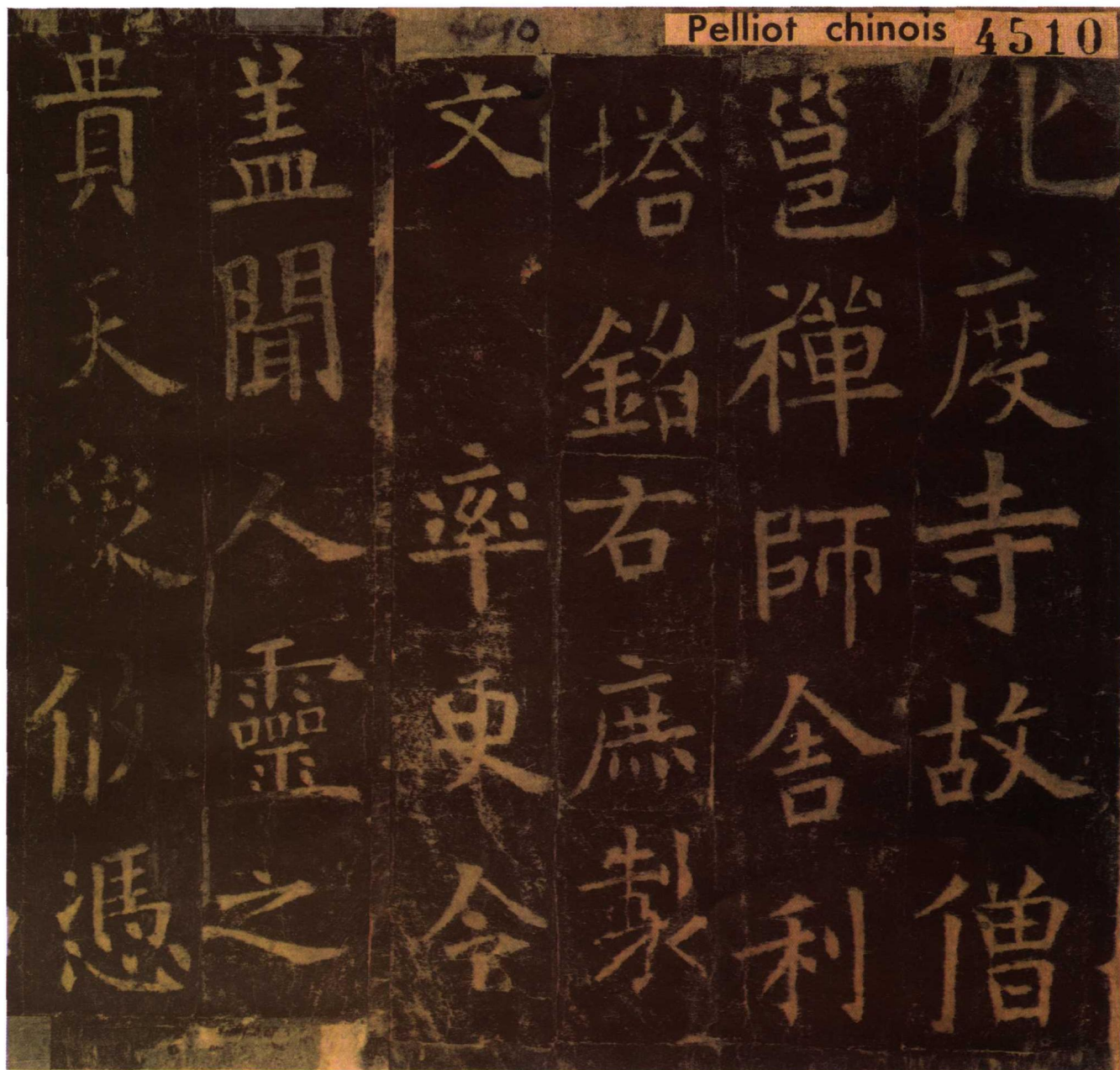
印数: 1—3000

ISBN7-102-01232-2 定价: 26.00 元

周
文王受命十一年夏六月甲子
王在岐陽作大邑小邑之臣
百工與庶人共聞王之言曰
嗚呼小子無戲言乃敢用
刑于寡民之有罪無辜者
勿殺勿傷無攸遂無所比
類而罔有怨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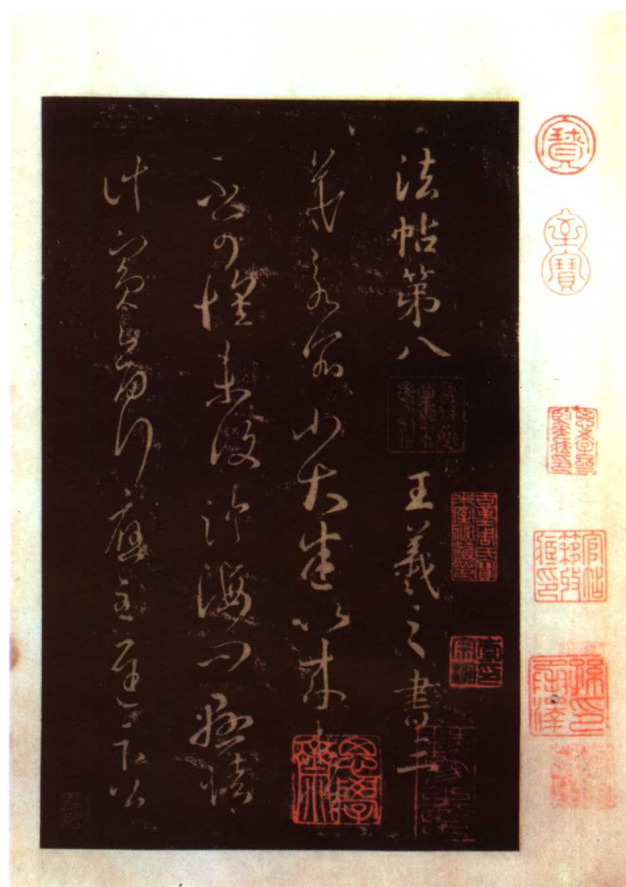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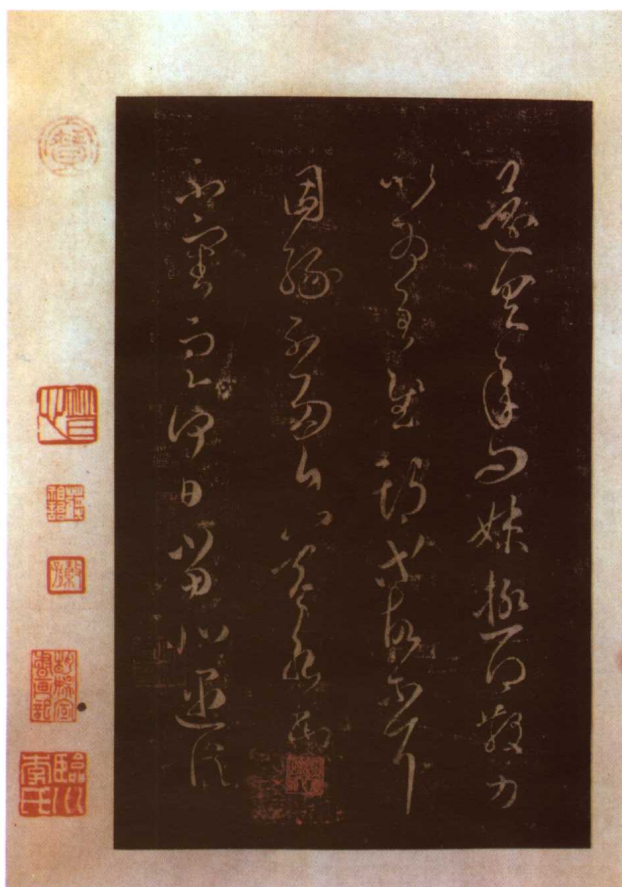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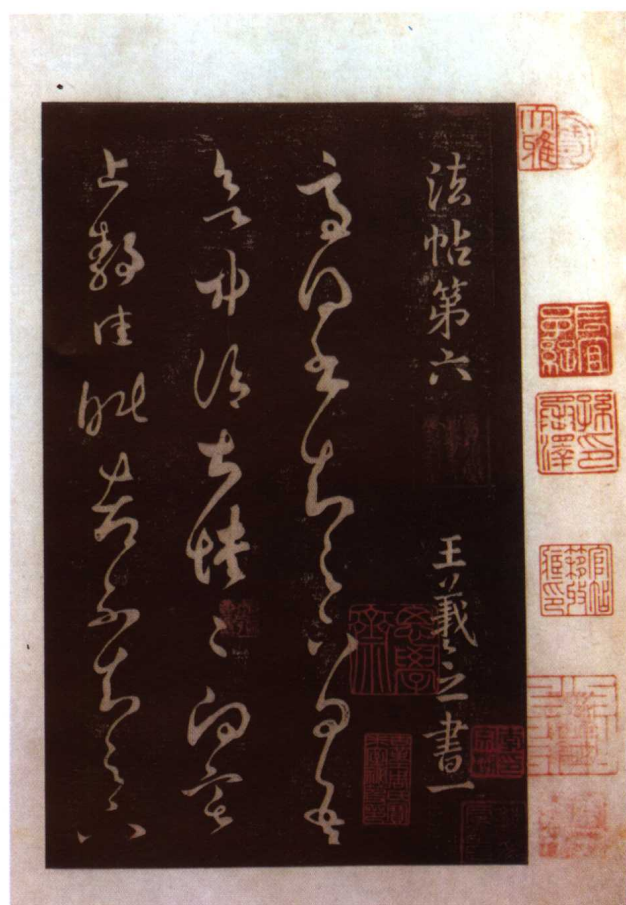
濱瀕之靈水吐岫標
神古之不舊今之
新蜀病瘠瘵瘵俗
醫民鏹凍霜夕飛
雪晨林寒尚翠谷
暖光春年序屢易
暄涼幾積其妙難
窮其神靡覲其
井井

图一 唐拓本 唐太宗书《温泉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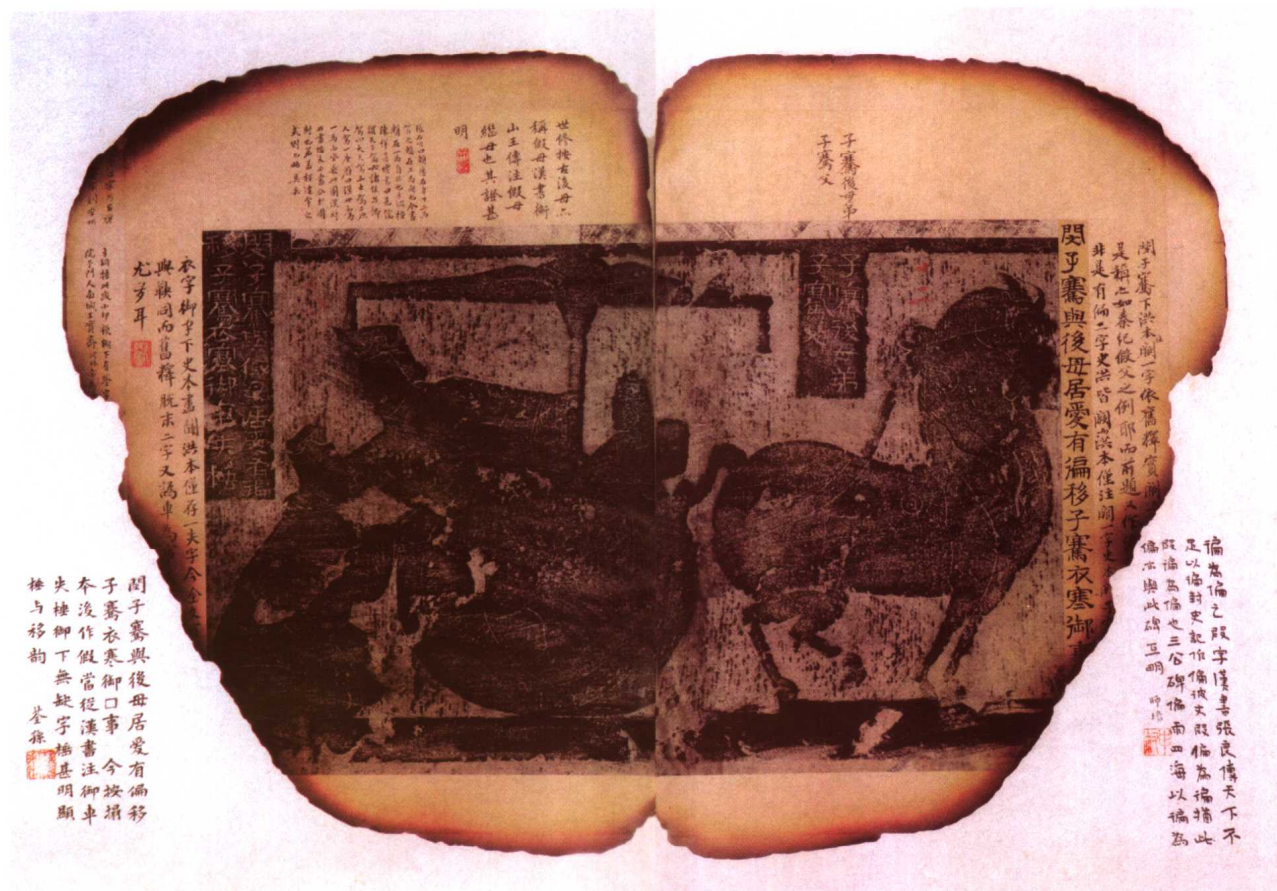


图二 唐拓本 唐·欧阳询书《化度寺故僧邕禅师舍利塔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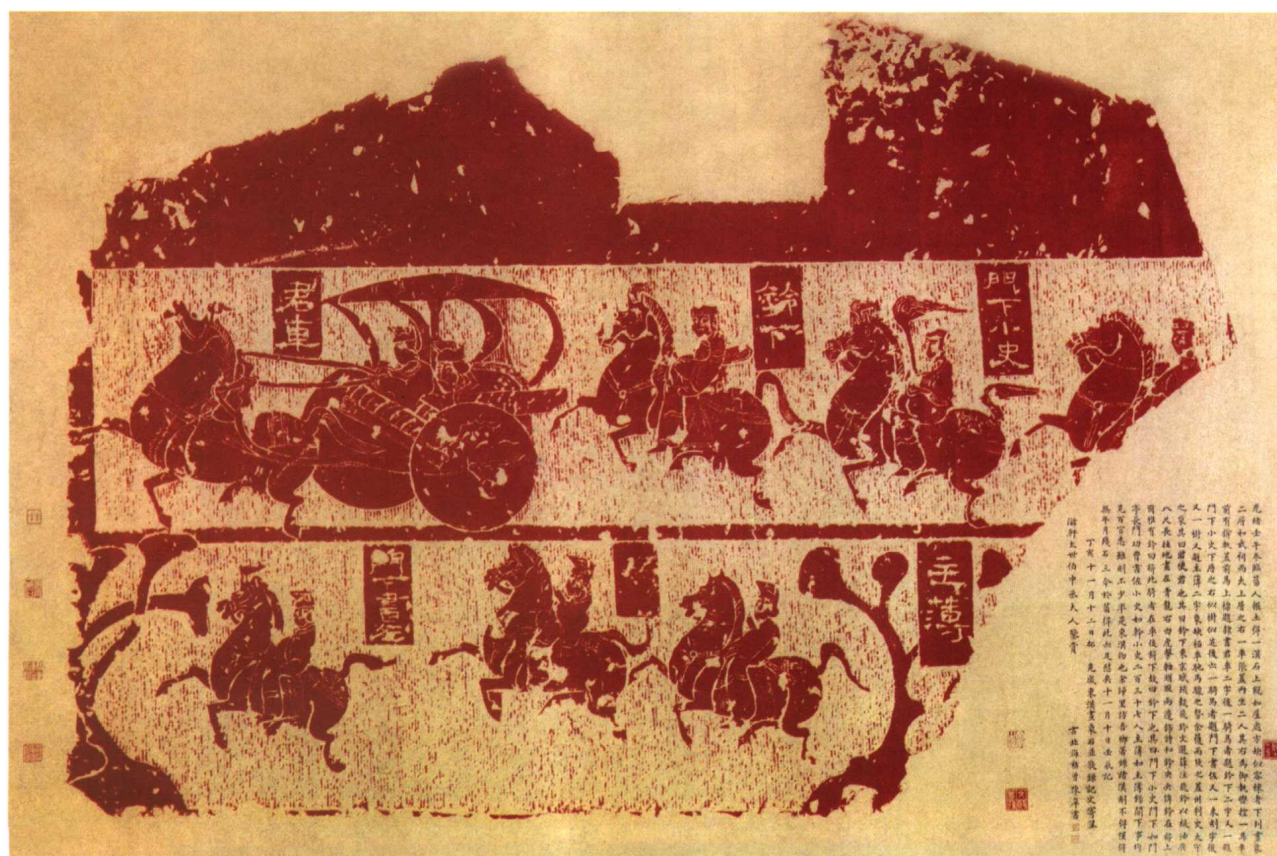
图二 宋拓本 北宋·祖刻《淳化阁帖》







图五 宋拓本 汉·《武氏祠画像题记》



图六 常任侠藏拓本 东汉·《君车画像石》

图七 立体拓片 西周·《才兴鼎》(故宫博物院藏) 周佩珠 拓



序

镂于金石，传之永久。这是古代先民的一种观念和风气，不独在中国，埃及、两河流域、希腊、罗马都是这样，将重要文字刻石，晓喻天下。

石刻文字固然保存长久，然而石刻不便移动，人们如要时常地看它，要让远处的人看到它就难以办到。于是就产生了一个需要：把石刻铭文转印到某种便于展览、便于携带的载体上去。当玺印通行很久之后，当墨与纸流行使用以后，这个需要就成为可能。于是，传拓与拓本应运而生了。刻石在一地，通过拓本可以使此地许多人手捧观看，还可以传递到普天之下使更多的人手捧观看。拓本作为一种传播媒体而进入社会，赐惠人类。

汉朝独尊儒术，为了向天下提供一个儒家经典的标准文本，从灵帝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开始把经过刊定的经本刻在洛阳太学前的一排排石碑上，史称《熹平石经》。1924年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先生率考古队到洛阳朱家坞汉晋太学遗址发掘考察，才弄清楚了石经的情况。石经是用灰色岩石刻成，每碑高丈许，两面刻字，字为八分大小的汉隶。包括《尚书》、《鲁诗》、《仪礼》、《易》、《春秋》、《公羊传》和《论语》七经，共立46石（马衡《汉石经集存》）。

设想一下，要释读石经文字，尤其是在背阴面和高处的字是不太容易的。东汉后期，人们已经用纸来写字、绘图，那么将石经捶拓于纸广为传播当是合乎情理的事情。《隋书·经籍志》载：《一体石经》（即《熹平石经》）残卷，“其相承传拓之本，犹在秘府”。此处的传拓，应理解为从石上用墨拓下的拓本。在我国，由于纸发明早，造纸技术发达，加上传拓也早已出现，对于古代文化的传播与承传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方面本书仔细阐述是很重要的。

在对埃及前王朝和早期王国文明的发现中，在对巴比伦文明的发现中，传拓也起了关键的作用。

埃及象形文字的释读成功是与拿破仑1798年远征埃及相联的。1799年8月，法国军队在尼罗河口岸的拉希德城（Rosetta）附近修工事，偶然发现了一块石碑。军官布查德（Bouchard）把石碑抹净才看清上面刻有三种不同的文字：上半部是古埃及的象形文字，当时无人能识；中间是一种陌生的文字，后称世俗体文字；最下面一部分是希腊文。布查德断定此碑重要，将其运至开罗，供拿破仑在那里创立的埃及研究院的学者研究。同时，石碑拓片被送回法国。学者们首先读懂了拉希德石碑上的希腊文内容，原来是公元前196年埃及祭司为年轻的托勒密五世写的颂辞。学者们推测用希腊文和其他两种埃及文写的内容应该相同。这样通过比较语言文字学的方法，有可能识别另两种文字。此碑的价值比以往得到的许多只刻一种文字的石碑要大得多。碑文拓片1809年被刊登在

法国随军学者们编辑的《埃及地方志》里。这为以后学者继续不断的研究提供了条件。最后，经法国的埃及语言和历史学家商博良（J.F.Champollion）20余年专研，碑上的象形文字被释读出来。1822年9月29日，商博良在巴黎科学院会议上作了有关的报告。这一天，被公认为埃及学诞生的日子。

古代巴比伦使用的文字称为“楔形文字”，因为字形很像楔子。18世纪末，旅行家就把楔形文字的拓片带到欧洲，使学者们开始了对它的研究。德国哥廷根某中学的古典语言教师格罗特芬德（G.F.Grotefend）在1800年之后取得了重要进展。他识出铭文中反复出现的一组符号是“国王”一词，进而又确认出大流士一世（Darius I，约前522—前486年）和他的儿子薛西斯（Xerxes，前486—前465年）的名字。他释读出了9个古波斯楔形文字符号。由于当时见到的拓片上的铭文都很简短，研究受到很大局限。英国少校罗林森（H.C.Rawlinson）于1835年到伊朗担任军事顾问。他喜欢考古，熟知波斯语、梵语、阿维斯陀语。古波斯著名的大型贝希斯敦（Behistun）铭文就刻在离他驻地不远的山峦摩崖上，引起他极大的兴趣。铭文记述了大流士一世的战功与伟业，是同时用古波斯、巴比伦与埃及三种楔形文字刻出的。罗林森不顾危险用铁钩、滑轮和绳索一次又一次攀上陡峭的悬崖，细心拓下每一段文字。在他之前的许多人只是望崖兴叹，从未取得一片拓本。直到1844年他才把铭文全部拓完并解释出了古波斯文本的全部内容，还列出了楔形文字的音符表，对37个音符作出注释，后来的验证表明基本上是正确的。罗林森为近代重新认识楔形文字奠定了基础。

18世纪末到19世纪上半叶，欧洲科学家解开了埃及和两河流域古代文字之谜，进而找到了失落的古代文明。人们当然要为那些鬼斧神工的石刻而惊叹，也会赞叹那些探索者们的大智大勇，但也不要忽视了传拓技术在其中所起的不可或缺、无可替代的作用。

周佩珠女士从事传拓近三十年。她师从马子云先生（曾为北京故宫博物院研究员）学传拓和鉴碑，始于1982年。先生常常称赞她用功、有悟性，在她回兰州以后也总是惦记着这位出色的学生。20年过去了，周女士已为考古和博物馆事业贡献出许多准确、传神的拓本。现在又将自己的实践与经验、体会与学问、甘苦与执著都写到了这本著作当中，真可以说是承先启后，功德圆满了。

本书分“传拓学”、“传拓技法”上下编和“图版”三部分。作者把文献记载与见闻之拓本情况结合起来，梳理归纳，丰富了对于传拓的认识。以往著述，对于传拓与印刷术的联系谈得较多，本书则从经学、佛教、书法艺术发展的角度，说明传拓的作用。在“传拓技法”中，作者叙述捶拓方法，各种做法、要点及应当避免的毛病都一一点到，细细道来。这对于初学者或专业工作者都值得参考。本书还配备了较多的古今拓本图版，显示出这一技术发展提高的轨迹，弥补了过去专讲技法书籍的缺憾。“君子之学，或施之事业，或见于文章。”出于钦佩，写下上面的这些文字。

施安昌

2000年岁末写于故宫博物院

前 言

传拓，作为一种技艺是我国先民在长期生活实践中获得的，并日渐成熟与完善，最终使之成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之一，在我国文化发展史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传拓作为一种复制和保存文献资料的方法，被普遍运用在金石文字和其图像上，尤其是石刻文字。

我国的石刻有着悠久的历史，上起秦汉，下经明清，乃至当代，涵盖了中华民族的整个文明史，不但源远流长，而且浩如瀚海，是我国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在其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众多存世的石刻中能够代表各个时期的不同特点，具有极高价值的石刻数以万计，并在文物中占有很大的比例。发掘出土的文物中有大量的陶器、玉器、青铜器、画像石、画像砖和墓志；地面现存文物有很多的石窟寺、摩崖雕像、摩崖刻石、碑刻；至于传世文物中的碑帖，那就更多了，各地博物馆、考古研究单位、文管会、文物商店收藏了大量的石刻文物。通过对石刻历史、石刻文的发展史，以及石刻在各个时期的表现形式的研究，我们可以更进一步了解各类石刻所具有的历史、艺术、宗教及科学价值，而其中资料的收集和整理最基础的工作之一就是传拓，因此为文物的鉴定和研究提供了准确的素材，更有利于我们认识、保护、研究和宣传祖国的珍贵文化遗产，为社会主义的“两个文明”建设服务。

虽然，今天照相影印技术已相当发达，但有些古代器皿上的铭文或花纹的层次仍不能充分地显示出来，对铜器里边的铭文仍无能为力，里外一色的石刻文字照相是照不清楚的。相反，通过传拓获得的黑白分明的拓片，不仅能真实反映实物的本来面貌，而且细微之处的花纹样式都能清晰地表现出来。由此可见传拓对金石学领域的贡献和帮助。当然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的金石学仍然离不开传拓技法和传拓仍然是金石学中不可或缺环节的重要原因。

我国幅员辽阔，众多的文物分布在全国各地，要使学习和研究者一一亲身去考察是不可能的。只有通过将传拓所得的拓片影印成册，才能供人们学习、研究和观摩；只有从金石拓本中，才能使我们了解到我国古代文字的起源、演变及发展过程。同时，从石刻文的拓本中，了解到真、行、草、隶、篆各种书体的演变过程，了解我国历代书法在各个时期不同书家的书法艺术表现手法，以及书家不同的书法艺术风格和特点。

近年来，随着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珍贵文物的出土层出不穷。如何能使我们的整理、研究和保护工作更加完善，资料的收集更客观、更真实和更科学，其中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必须重视传拓的运用。

笔者在1982年和1985年曾跟随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马子云先生等人到全国各地考察学习，言传身教之中受益颇多。1984年和1991年又分别参加了国家文物局在山东泰安举办的“石刻学”学习班、江苏扬州举办的“全国古代碑刻艺术传拓技法提高班”。在从事传拓工作的二十多年中，结合自己在故宫、扬州、西安等地学习和考察取得的经验，吸取了南北方不同的传拓技法特点，探索出了一套适合西北地区气候特点的传拓技法。又利用多年来主管图书资料的工作之便，将历代金文及石刻文的拓本，选出其中有代表性者，以时代为先后加以排列并附以说明，编写了《传拓技艺概说》一书。本书分上、下编。上编重在介绍什么是传拓和传拓学、传拓技法的起源、发展和完善过程，传拓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以及它们的相互关系，下编介绍传拓技法及其相关的知识，以期更多的人认识 and 了解传拓、传拓技法和传拓学，并对传拓的文化和学术价值有较系统的理解。敝帚自珍，诸君子如能得益有一，则不枉矣！

上编 传拓学

第一节 什么是传拓

首先就要了解“传”与“拓”两字的含义。传，《字彙·人部》：“传，续也。”陆明德以为：“传者，相传继续也。”拓，用纸墨摹印碑石或器物上的文字与花纹。

封演《封氏闻见记·绎山》：“有县宰旧文，勒于石碑之上，凡成数片，置之县廨，须则拓取。”

传拓是我国古代长期使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复制方法。所谓传拓，就是将纸蒙在甲骨、铜器、石刻表面所刻的文字或图形上，用墨（朱）色将其拓出来，并使这些拓片长久相传。

从古到今“拓本”一词有各种不同的名称。宋王安石《吴长文新得颜公坏碑》诗：“延陵公子好事者，拓取持寄情相亲。”郭沫若《今昔集·论古代社会》：“王懿荣去世之后，这些甲骨文字传给其幕僚刘鹗。最初拓出印行，有《铁云藏龟》一书行世。”这里所提“拓”字亦是指在刻石、碑、甲骨上通过传拓取得副本。古书中或将“拓”字写作“搨”字。清恽敬《与陈蓊庄言事》：“承示绛州《重修孔子庙记》……今坊中有全碑搨本，视此本更下，可校对整齐之。”在这句话中的“搨”同拓是一个意思。

但是，“搨”还有另一种用意。例如，唐刘餗《隋唐嘉话》卷下：“太宗为秦王日，见搨本惊喜，乃贵价市大王书《兰亭》终不至焉。”《兰亭》，是晋王羲之的书迹，在当时没有照相机可以摄取复制，也没有复印机可使它顷刻间化身千百，惟一的办法就是用薄纸覆在墨迹上细心影写，也称摹影，类似现在小学生初学写毛笔字的描红；还有搨书人从原迹或墨迹上用细笔先双钩出笔画轮廓，再将墨填到中间。由于唐太宗李世民酷爱书法，尤其是王羲之的书法，唐太宗时弘文馆置有专职搨书人。名家有冯承素、赵模、诸葛贞和韩道政等，其摹搨之本毫发皆备，仅下于真迹一等。可见唐代摹搨技艺高超。还有一种称“响搨”，所谓响搨就是把纸或绢覆在墨迹上，向光照明，双钩填墨。《说郛》卷十二引宋赵希鹄《洞天清禄集·古今石刻辨》曰：“以纸加碑上，贴于窗户间，以游丝笔就明处圈却字画，填以浓墨，谓之响搨。”

唐元和八年（公元813年）刻的《那罗延经幢》后有“弟子那罗延尊胜碑，打本散施。”又唐玄宗书《石台孝经》后刻《李齐古表》云：“臣仅打本，分为上、下卷，于光顺门奉献以闻。”中唐时又出现了“打本”这一名词，也是唐人对拓碑的又一种称法。至今西安还仍保留有唐时称拓本为“打本”或“墨本”的称呼。

到了宋代，又出现了“摹印”、“摹打”、“模本”等名称。宋赵彦卫《云麓漫钞》卷二：“《瘞鹤铭》在今镇江府大江中焦山后岩下。冬日水落，布席仰卧，乃可摹印。”又宋桑世昌《兰亭博议临摹》：“淳熙戊申汪季路……出所藏本谓予曰：‘本有肥瘦之异，当以孰为胜？’予以所见及所听杨公者告之。季路笑曰：‘摹打有不同耳，非有二本也。’”又宋潘子真《诗话·俞紫芝诗》：“山谷所书‘钓鱼艇上谢三郎’一帖石刻，在金山寺，鸡林每入贡，辄市模本数百以归。”故宋人所用搨、摹、模同唐代出现的打碑的“打”字与拓取的“拓”字都是同义词，都是指拓碑而言，而不同于上述所说的摹搨、摹影、影写和响搨。

宋代，随着官私刻帖的盛行，椎拓日增，使得摹搨渐渐为椎拓所替代。所以，自宋元以后二字就往往被混为一谈了。早先，在北京等处，人们将“宋拓”、“明拓”的“拓”字读为“搨”（ta）音。在《辞海》“拓”条中则将“搨”作为“拓”的异体字。鲁迅《书信集·致王正朔》称：“其拓本一包，共六十七张，亦已于同日收到无误。”又《〈朝花夕拾〉后记》：“但现在手头既没有搨本，又没有《金石萃编》不能查考了。”实际上，鲁迅先生所说的“拓本”和“搨本”都是同义词，指的都是拓本。

所以，传拓与模搨就其本义而言，原本是两种不同的复制方法：一则是用纸墨从刻石上捶拓文字和图形，一般所得副本是黑地白字；另一种用纸覆在墨迹或真迹上，所得本是白地黑字，与原物相同。无论拓、搨、摹、模和打都是古代人们对传拓的不同称呼。上述不同的说法，实际上主要指拓印石刻文字或图形的拓本。知晓这些古今传拓不同的名称，有益于我们全面了解和学传拓，对于研究古代拓本的早晚、真伪和题跋都有很大的帮助。

传拓学，则是专门研究传拓的一门学问，包括传拓是什么、传拓的发展演变过程、传拓的作用、传拓对传统文化的影响、传拓技法和拓本的流传与保管方法等等。只是由于多数人仅将传拓作为一种获取资料的方法和手段加以重视，而对传拓学则重视不够，传拓学尚处于微时。

第二节 传拓发展史

传拓技法历史悠久。传拓的出现同印章的使用有着直接的关系，所以我们要研究传拓的渊源，首先应该了解我国印章的渊源。根据文献记载我国原始印章的起源很早，用印的历史可以上溯到商代。从实物上来看，目前最早的遗物是战国时期的官私玺印。作为权力象征的官玺，根据文献记载应诞生于春秋末期。在此以前周朝还没有通行印章，当时立约是用一片竹简，在两侧刻写同样的文字，然后剖分为二，各持其一，以为信守。汉符是铁印文，记人之年龄名字，悬之宫门，